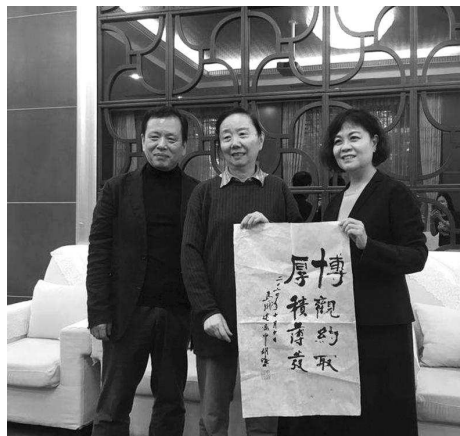




虽然未能亲临研讨会，马识途在研讨会举办前夜，写下书法“博观约取厚积薄发”



铁凝（右）、马老女儿马万梅（中）、李敬泽

铁凝主席、罗强副省长及诸位嘉宾：

大家好！

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名嘉宾济济一堂，光临《夜谭续记》作品研讨会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铁凝主席亲临指导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李敬泽副主席和诸位嘉宾也就《夜谭续记》作了精彩的发言。对此，我深受感动，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

用我们四川话来说，我硬是不晓得是咋个搞起的，我竟然活到106岁，现在还能说能写，没有成为痴呆，看样子还准备继续活下去。我更是不晓得咋个搞起的，年逾百岁，还能进行文学创作，写出了不太满意的《夜谭续记》这本小说。

这本小说正如我在序言中说的，不过是四川人用四川话摆龙门阵，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的野老曝言之类的通俗小说而已。这显然不是一本成熟的作品，不足以进入作为当代文学主流的雅文学的行列，当然也不入时新的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小说之流。不过是继承从古到今的传统通俗小说之余绪的俗文学作品。而且和古典著名通俗小说相比，无论质与量，相去何能以数里计，只是这本小说具有四川地方文学的特色，主要的是和四川茶馆文化的渊源相关。

四川茶馆和茶馆文化是颇有特色的，它蕴涵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，有特异的民俗民风，有千奇百怪的故事、传说，有丰富多彩的幽默诙谐的语言，这些无疑都是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。我所作的夜谭小说就是受润这些素材的结果，只是取用得粗疏一些。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四川的茶馆文学。

四川的茶馆文学，造就了两位著名作家，就是沙汀和李劫人。沙汀的《在奇香居茶馆里》，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，都是历来有口碑的。我就是跟随他们的后辈，我的也热心于四川茶馆文学式的创作《夜谭十记》，也曾热闹过一阵。

但是时代大变，人事皆非，随着四川茶馆文化的变质，所谓茶馆文学自然也逐渐式微，在读者群里消逝了，现在有多少人还会去关注那些陈古八十年的旧人凡事呢？我的这本的《夜谭续记》或许可以说是我为四川茶馆文学发出的最后哀叹吧。

当然四川文学一直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文学，将永远保持四川特色，有四川味儿。不过，“味儿”是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、说不明的词，到底什么是四川的文学味儿，说实在的，我还真说不清楚。

《夜谭续记》这本书实际是一本我没有写好且不入流的小说，却多承各位作家评论家热心点评研讨，我受益不浅，在此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《夜谭续记》作品研讨会答谢词

马识途
2020年10月

（上接第2版）

以传达中国历史的大眼光，做时代的“说书人”

在《夜谭续记》中，讲述者的民间身份使得故事首先拥有了平民化的阐述视角。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看来，这种将作家本人淡化，以一种“上帝视角”的方式的讲述，通过更加平民化的方式，将故事交给了民间说书人。“这是非常富于古典意义的，我们在一些世界经典文学中也见过。”这种不仅在四川，也在中国很多地方拥有的“龙门阵”的民间说书人，恰恰充分体现了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自信，“摆龙门阵的方法，也是一种更客观的讲述，讲述者与倾听者角色互换，更平常也更游刃有余，并将教化功能包含在讲述之中，大事小事缓缓道来。”

这种说书人的形象，不仅指向着故事中的人物，也指向了站在人物背后的作者形象。在李敬泽看来，马老本身就不是一般的说书人：“他是一个革命者，又是深谙中国一百年来风云变幻的思想者。他的看法和洞见不仅表现在文本和话语，还在于角度的选择。无论是《夜谭十记》还是《夜谭续记》，无论是冷板凳会还是龙门阵会，他选择的构成人员极有意思：这些人都是旧社会的小吏，在新社会是基层干部，是新旧社会的联结点，和过

渡点。从这里展开说书，看似自然，其实正能够看出马老传达中国历史的大眼光。正是从这个大眼光，我们能看出两本书的了不起。”

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主编施战军的形容中，马识途的作品，像是一排可以折叠的屏风；在折叠面的褶皱里，藏着我们很少见识的东西，而这些刚好是最精粹的、属于民间的、文化的、传统的东西。他认为，马老的写作不同于传统写作的道德说教，教你如何做人。在《夜谭续记》的精气神里，藏着作家对于人的看法、人的文学。从他的小说里，能看见一种可以依靠的情感关系，“在马识途的小说中，能看见人再卑微地活着，都有善良的面向。”

这种藏匿于文本的褶皱与纹理中的质素，在何向阳眼中也体现于故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、有情有义的人身上，而恰是因为故事的讲述人也有着一颗“古心”，才将传统文化伦理在故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“故事中所体现的包括夫妻的真情、女性之大义等等，都充分显示了马老对人的纯善的情感的肯定。”

“说书人走马灯更换，故事里的腔调也带上了不同说书人的性情性格、语音语调，

乃至讲到关节处情不自禁泄底的秘密——这个说书人被故事里的人物命运所牵引，忍不住唏嘘、竟而泣不成声，他在说故事，一不小心也在说自己。就眼镜像一样，故事外的听众、也是读者的我们，同样感同身受着他人的命运。这就是马老的艺术匠心。”因职业阅读而被精致却乏力的当下小说所困时，本报主编陆梅阅读《夜谭十记》和《夜谭续记》时，感受到了一种被重新唤醒的阅读愉悦。“或许对一个小说家来讲，编一个有趣好看的故事不难，难的是，如何以一颗在水水里泡过、在灵魂深处挣扎过，却仍然能够深信笃信，以感时忧国的沧桑笔，以达观幽默的川方言、以神韵有味的白描心，感染读者、唤醒读者。”

凡此种种，若归于小说本身而言，仍是关于人物和故事究竟如何写、写什么的永恒命题。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看来，在小说这种文体经历了各种探索和革命之后，会发现讲好一个故事，塑造好一个人物，留下一语言腔调，这是小说不可动摇的使命。马识途的小说就具有这样的功效。“马识途的故事，会让读者了解到远方的事，了解到我们不知道的人，会勾起我们传统的记忆。”在马老的笔下，读者所认识到的是按照自己价值观生活的人，算命的，流浪的，开烟馆的……“这群人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，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且非常值得书写。我们如何来认识这种人，也是一个课题。”

言中回顾了近年来川报集团的编辑、记者们多次采访、拜访马老时所得到的热情回应和大力支持：“马老其文，文本价值丰赡，内涵博大精深，马老其人，人生智慧富集，眼界肚量非常。其人其文，都是文坛佳话、当代风标。”

如今当我们谈及出生于四川的文坛巨匠，所想起的第一个名字也许就是巴金先生。虽然巴金青年时期就离开川前往更广大的世界，而马识途始终眷恋于这片热土，但有一种火一样灼热的文学精神，始终在两位先生的血脉中同质流淌。以百岁高龄，马老曾推出长达20余万字的回忆录《百岁拾忆》，并在前言中说，这是一本学习巴金先生讲真话的书。

当马识途的封笔消息传来后，李飨感叹道：“这于读者，是一种遗憾；可是于马识途老先生自己，何尝不是一种大安逸、大解脱？可是，106岁的马识途老先生依然关心国家大事、关注着文化繁荣和文学发展，坚守着内心的理想和信念，尽心尽力，无愧无悔，我行我素。”在陆梅看来，这种坚守、和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蓬勃生命力，也是一种深信和笃信：“一个为理想而活着的人，一个坚持真理、敢于说出真相、无论身处多么可怕黑暗的世界，仍饱含着对人的信任、对人类社会的信心的革命家，在我短浅的识见里，他只闪现在艺术作品里。所以我的感佩可以想见，一个仿佛是从古典时代走来的人物，经历艰难跋涉，把自己世事洞明的学问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像一个艺术。”

就好像马老以他一辈子的革命实践总结道：真话不一定是真理，但发自内心的真话，总比那些喧腾一时的假的“真理”要好。在不缺好看故事、不缺新派小说的当下，陆梅在马老身上所看到的，不是急功近利地去赶赴那个真理，“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能够看见自己的地方去”。

川人川语，将自己世事洞明的学问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

《夜谭续记》的缘起，是1982年《夜谭十记》推出后所获得的成功：初版印了二十万册，随即加印，一时颇为红火。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韦君宜专程前往成都，与马识途商量后续的写作计划。但因韦君宜身体状况等种种因素，这项计划一搁就是三十年。2010年，导演姜文将《夜谭十记》中的《盗官记》改编成《让子弹飞》搬上银幕并大获成功，原著小说随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年逾九旬的马老决定完成这段未竟的写作，也作为对韦君宜的纪念。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，因为身体原因，他写写停停，于2018年写完了初稿，又在女儿马万梅和作家高虹的帮忙下终于完成了这部续记。

研讨会上，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感慨，《夜谭续集》的出版，是在如今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一段横跨40年的出版佳话。“作家与出版方双方合作、融合协调，才能打磨出与读者面世的文学佳作，我们希望这种‘40年传统’‘40年约定’，能够讲出去、传出去，这对文学精品的打磨很有好处。”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也表示，作为马老《夜谭续集》的出版方，与马老合作近60年，这非常难得，“拿到马老《夜谭续集》的书稿，感受到里面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，畅达的艺术气息，这说明对一位作家来说，有深厚的积淀和烂熟的故事有多么重要。”

“马识途用笔书写自己所经历的中国这一百年最动荡、最苦难、最风雷激荡的时代时，他同样用自己的笔墨撰写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。”在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副总编辑李

筋看来，马老的作品中有强大的“川味”，在对方言的化用中，写出了四川人乐观开朗、生气蓬勃的性格，而这种性格也正是我们刚健豪迈的民族风格的体现。关于充满川味的“说”，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认为，这本就是自认为说书人的马老的小说中格外重要的元素：“四川话特有的幽默、泼辣、爽利某种程度上形构了小说的美学风格。声音往往同说话人的身份、职业、社会地位、文化水平紧密相连。它（方言）唤起的不仅是特定地区的乡土羁绊与精神共鸣，更是对社会底层、边缘人物的认同。”

《夜谭续记》中所呈现的这种方言气质，也带出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评协主席李明泉所言的一种“四川话思维”：“四川话思维的显著特点是把故事情节的过筋过脉摆清楚，让听者一目了然。”这好比云里雾罩、玄幻魔法更考验作家摆龙门阵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效果。“如果没有对四川语言、四川民俗文化的深度了解，是无法做到这样游刃有余的。这样的方言创作，也丰富了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写作。”

对于来自马老家乡的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辛华而言，读《夜谭续记》，十余篇作品字字珠玑，更由于乡音乡情相亲，读之深为动心、动情。“在浓郁的巴蜀风情中，细嚼回味岁月的沧桑、斑驳的历史、丰厚的人情，同时也更有昂扬向上、充满温暖的人格力量，体现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。”作为主办方之一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副书记、四川日报社总编辑李鹏则在发